

第三〇八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廣文部

司獄部

巡檢部

王寮部

諫諍部

司倉部

驛丞部

司庫部

(卷)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六十二卷目錄

廣文部藝文一

補趙肅兗州學教授授詞

漳州教授應壁記

答江夢良

與李教授書

答陳宰書

重教職疏

廣文部藝文二

戲簡鄭廣文度兼呈蘇司業源明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送陳仲孚赴天台教諭

曾教授赴韶州

送危伯明教授南歸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送高羅谷赴德安教

送吳月舟之湖州教授

送傅興礪廣州教授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職

送徐文勝平江教授

送徐教授曉山歸武林

送殷孝章之咸陽教諭

別張訓導

送孟潛陽先生教授邵武府學

送廖訓導

廣文部紀事

廣文部雜錄

官常典第六百六十二卷

廣文部藝文一

補趙肅兗州學教授詞

宋朱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風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

域以君博物多識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哀然朋來

君當示以規模振闡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

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漳州教授應壁記

朱熹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

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

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

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

其必有以率勵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

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爲難

矣哉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

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

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

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六十二卷廣文部

王洪

使可覆視是以雖甚馳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

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

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

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同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

利焉而喜爲之而執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

故曰惟目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

則苟道也

答江夢良

前人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

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

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

前苟簡之計也

與李教授書

前人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

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

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瞻學錢者蓋州

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

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嘉觀之朝廷立學

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

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

泉之人爲上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

盡亦不怠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

其賢執事以爲縣將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

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

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

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制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考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指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屬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宰書

前人

昨夕坐問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
一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卽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輓也後其衡輓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

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一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矣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外自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對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重教職疏

明沈鯉

竊惟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子弟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查乎其未之聞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爲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專司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爲振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貢途出身者不

畫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修舉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七年爲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卽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授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遷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遷之日具呈案候待其六年經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於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修明教化有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遇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其守遷未及者得免於優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選轉之間而已矣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爲貧而仕者居多乃當臨選之期猶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願就教職者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從其兩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具呈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修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也似應如此夫舉人進士就

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

學教論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

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爲之網維者故尤宜

任選矣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

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概從劣轉彼既無可欲

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

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壤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

亦宜於此輩加意也合無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

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雙月大選遇該推陞

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

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陞知州

助教其各該撫按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

於薦本中以其資格分爲三級示不相掩如云某以

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

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致枉公論以沮貢行之氣所

廣文部藝文二詩

戲簡鄭廣文度兼呈蘇司業源明廣文官制
隸于國子監唐杜甫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罷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前人

諸公衰衰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

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義皇先生有文過

屈朱德尊一代常軼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

人更嗤被褐短窄餐如絲日糴大倉五升米時赴鄭

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

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簾前細雨燈花落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

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

惻生前相遇且銜杯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陳樵

正馬金華道西風過雁初驚美十里地菰米九秋餘

齊語傳聲灑巴童問字疎湯湯清洛水舊學復何如

送高羅谷起德安教授 王璋

水驛夜初寒風帆向德安青楓三楚路白首一儒官

夢澤尊前賦巫山雨外看未須嫌獨冷蘭菊政堪餐

送吳月舟之湖州教授 葛運祿遇賢

天涯作客少清歡剪燭詩強自寬江樹蒼雲離思

遠杏花春雨客處寒島程美酒臨池酌暑書青山拄

笏看博士從來官獨冷國朝日照空盤

送傅與礪廣州教授 張惟敏

早來文采動公卿此日承恩出鳳城萬里舟行休憚

遠故鄉親老得歸榮路經梅嶺香雲濕潮落珠崖瘴

海清綸閣日長思校理暫將餘力訓諸生

送李教授之湖州 柯九思

水品宮裏尋春處

天日山前看月時隔岸園亭俱可

愛舊時風物未全衰廣文遊宦詩如錦博士淹留餐

欲絲欲謝君恩無補他年杜牧去應遲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職 鄭元祐

職教同時雨郎官等列星吳區都水監闕園道山亭

兩地頭逾白諸公眼爲青身名金玉質文采鳳凰翎

鼓柁辭江郡攜書入漢廷河山秋肅肅官閣晚冥冥

夜月鴻遡清秋風馬在桐李嶠初夢筆劉同老傳經

械樸材千尺善莪萃一庭天邊期中鵠養底任枯螢

歸路梅花發長歌爲子聽

送徐文勝平江教授 聶鏞

天書曉捧出金鑾分教平江早拜官千里不堪明日

底囊好爲聖朝宣教鐸育才取次進明光

底囊好爲聖朝宣教鐸育才取次進明光

議上請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別一尊且盡此時歡官河威暮冰猶合驛路天晴雪
欲發遙想傳經講堂罷風光先到杏花壇

送徐教授曉山歸武林 張簡

三年言子已寂寞鼓鳴琴官舍冷如水杏花春滿林
化風敦薄俗清氣集虛襟歸去吳山下青青草正深

送殷孝章之咸陽教諭 明泰約

西上長安跋涉勞三千里外朔風號地連渭水秦川
近山接終南泰華高故國總消龍虎氣斷碑猶打駱
駝膏一官莫笑儒林選曾捧琅函觀赭袍

別張訓導 范準

近識張夫子情深似故知何須鵜黍約已有鹿門期
此別五千里且論三百詩丹行在明發雲樹渺相思

送孟潛陽先生教授邵武府學 尹昌隆

理樞辭京都之官越閩嶺樵峰渺何許川途迢遞迴
霜雪歲暮繁朔風吹雲冷嚴程既難滯別思當自領
清波漾寒色孤帆明夕景已過落星灣遠望杉關境
橫經守清秋郡教知獨秉遐想諸生徒三席待開省

送廖訓導 王洪

客路臘初盡河橋冰向開言辭故人去遙逢早春回
江館低煙柳山郵發野梅懸問字者正憶子雲才

廣文部紀事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
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此庠謂鄉學也習射上
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初時耆老會於庠學乃
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
處也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守潁川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

後漢書寇恂傳恂為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
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李忠傳忠建武六年遷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
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
慕之

任延傳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
詣學受業復其格役章句既通悉顯拔策進之郡遂
有儒雅之士

續漢書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
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魏志高柔傳明帝即位封柔廷壽亭侯時博士執經
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其如此
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
闢其業典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開庠
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隋書潘徽傳徽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
士

唐書鄭虔傳虔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
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
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
曹司何在訴宰相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
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
職

常袞傳袞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
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由是俗
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後閩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官
云

宋史范仲淹傳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
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
尚未冠輒自入學商諸生之未盡行其規諸生隨之
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最

胡瑗傳瑗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
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
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
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
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常安民傳安民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
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
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
姑以為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
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
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安復與君校是非耶
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
如安民言

神宗本紀元豐二年正月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

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

顏復傳復爲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考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徐積傳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

鄒浩傳浩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李昭玘傳昭玘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驩甚李朴傳朴移虔州教授以書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

却掃編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鄒爲之鄒辭以爲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二年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大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薛弼傳弼調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

陳公輔傳公輔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

譚世勛傳世勛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

墨莊漫錄中表錢涪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桌榜登科即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參謁長武方茶疾作仆地與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走躁圖之戒

宋史林勳傳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

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醋與凡茶鹽香蔡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勸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高登傳登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

胡憲傳憲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玘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政學者自是大化

杜莘老傳莘老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奈槍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

貴耳集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押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起入酌酒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校送之

宋史傅伯成傅伯成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

王蘭傳蘭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辛辛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

章穎傳穎調通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

王信傳信添差溫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玉照新志乾道中趙渭疇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園疇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戒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閭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幸武學謁武成王廟監學官進秩一等

趙方傳方授大車監教授格陋荒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

樓鑰傳鑰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勅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

危稹傳稹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

李燾傳燾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微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關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塋不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

鄭清之傳清之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新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

唐璣傳璣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

徐鹿卿傳鹿卿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冀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義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通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

貴耳集曹友聞鳳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識時當可遇天水巨室辛卯冬間寇深入天水守倖棄城不

拜且日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藉爲兵緩急可用炳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

洪咨夔傳咨夔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

李韶傳韶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變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變以此更敬韶

吳昌裔傳昌裔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顯頤載嘉揭白鹿洞學規做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

唐璣傳璣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

徐鹿卿傳鹿卿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冀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義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通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

貴耳集曹友聞鳳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識時當可遇天水巨室辛卯冬間寇深入天水守倖棄城不

拜且日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藉爲兵緩急可用炳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

洪咨夔傳咨夔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

李韶傳韶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變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變以此更敬韶

吳昌裔傳昌裔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顯頤載嘉揭白鹿洞學規做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

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間為主守城李說齋作帥知其事實寫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有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於大安軍雞翁關此丙申年也

宋史徐霖傳霖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露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官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

朱貌孫傳貌孫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貌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劉愚傳愚弱冠入太學有聲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嘗嘗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上蘭致書剴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

黃師雍傳師雍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愚趙汝談皆薦之師雍幕徐備有清望

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

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諸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食判晏美韓人目之爲晏翁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過庭錄皆昌洪道爲許學正鈴束諸生嚴甚輕薄者苦怨之皆他道書所居壁云某日某上謁良輪先軍咎歸不解徐釋之蓋連姓而言乃短舌者之謔言也元史趙與黑傳與黑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黑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黑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

李謙傳謙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遂昌雜錄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石

塘人也最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歿穆仲子孔章今爲吳郡經師汲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程中丞薦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爲揚州路儒學教授師道甚嚴繼除建昌教授錄事司程雪樓學士家遺漏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海簿

輟耕錄至元間宋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

元史孔思晦傳思晦至大中舉茂才爲范陽儒學教授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庸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

張起巖傳起巖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

休寧縣志黃求心名麟至治間居教職時有間宣聖生是幾年求心以詩答云宣尼庚戌育尼山甲子於今三十三功業賢於堯舜遠聲名直與地天參上源河洛開洙泗下派周程接晦庵道統昭昭華萬世無分西北與東南

武進縣志陳文杰授慶元儒學正至則浙東帥重之俾二子從二子挾貴貴無弟子禮又羣蒼頭脅鷹鶴日蹂躪無度文杰應蒼頭去弗聽乃扑軟二子曰吾授堂帖一通班官耳義猶天子命天子有聖旨諸王駙馬不得擾學校汝敢是乎因奪一大鷹縱之蒼頭走白其帥帥怒呼文杰衆爲懼止之文杰曰吾有聖

旨在意諸帥帥詰曰縱屬有之乎文杰曰屬不縱帥有罪具言云云帥竦立曰是愛吾也遣蒼頭出謝既辟爲其掾一郡大驚滿考除本學教授

玉堂漫筆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爲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閑居一室著曰靜誠每風興焚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泰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

蒲圻縣志柳潤民洪武十五年任蒲圻教諭根究理性開設科條肇興文教十八年勅天下府州縣學各舉明經一人潤民首薦王允茂以得人稱

明外史程濟傳濟洪武末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或見濟常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北方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之濟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帝乃釋濟

魏驥傳驥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府學訓導督課精勤每夜分自攜茗粥勞問諸生諸生皆感激自奮多成就者

彭勛傳勛永樂十二年舉進士以親老乞近地便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故有女禍數現光怪異時學官弟子率騰祀以爲常勛至命撤而焚之

菽園雜記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阜隸令止進曰公曰諸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人見從名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

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古穰雜錄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候至更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攜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明外史金真亨傳真亨舉正德九年進士請改學官乃除揚州教授舉行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黜鄉賢冒祀及援例入監者上下嚴憚

戴珊傳珊父母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母不可則路上官強之尋執愈堅遂見忤坐他事去

曹祥傳祥舉鄉試念母老就建陽訓導遷淮安教諭集諸生貧者百人飲食之相與講學課文規以古諄訪弗率者鳴鼓罪之督學副使邵銳獨賢祥舉以風八閩

程燦傳燦授景州學正訓士務砥名節上官重之命主瀛州書院遷十八庠弟子從之學嘉靖初充浙江鄉試考官以母憂去服闋補唐州遷松江府教授照履繩墨以身爲鵠御史行部視學一生於講末致頌美獲紙倍他人燦惡其佞俟御史出取紙散於他人斥責之

龔起鳳傳起鳳授定州學正起鳳本以貧仕乃不受諸生贈遺資月俸自給河南聘爲試官監臨御史顏鯨欲循故事考第之起鳳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受考鯨不悅抑爲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起鳳怒曰外簾得士內簾何爲數與鯨爭鯨心異之頗與商甲乙自是兩人顧爲知己

閻禹錫傳禹錫會試乙榜除昌黎訓導聞母計徒步奔歸廬墓側被旌聞薛瑄講濂洛之學慕之偕同邑白良輔往受業得其指要考功員外郎開州紀振賢之薦爲其州訓導從學者如市州人士化之有不率輒慚曰吾無以見閻先生

寶慶府志李珍嘉靖時爲武岡訓導時父年七十有八祖年九十有五一日家人至詢二翁動定遂解組歸人高其行

駒陰元記嘉靖壬辰天下選貢之士就教職試禮部者一百人時六月壬寅也是日雨尚書桂洲夏公言爲詩一律云涼雨階前老鶴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鑒盡分明聖朝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擅名侍郎未齋顧公鼎臣甘泉湛公若水吏部尙書誠齋汪公鉉和焉夏公論諸生皆和諸生各以詩進公諭曰子輩雖以貢來實無異於科甲故吾詩中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道其實也子輩勉之蓋自禮部考試以來未有以詩慰勉諸生者諸生亦未有人人能和平者今日亦一奇事也盍相與傳之名之曰南宮試士倡和錄遂合贊授之梓時傳播甚廣初六部及翰林諸公俱有和欲並入梓夏公謂恐漫衍止取本部及諸生之作示師生之義也取誠齋公之作以諸生人銓選亦門下士也

寶慶府志徐南鳳嘉靖時任城步教諭正直不阿明倫堂鼓自鳴爲文祭之乃息人謂至誠感神

大冶縣志屠希曾嘉靖四十四年任大冶掌教長於詩學善草書齋居日津津吟咏書扁師模以微曰師

乎師乎士也之模爾或不淑云如之何
松江府志徐常吉嘉靖四十三年鄉薦萬曆初署上海教諭以師道自任爲人清介常白郡守脫人於死其人以千金報常吉怒曰多財爲患害以田宅婢僕致獄訟殺身者衆矣胡爲載禍相贈也麾金不受

廣文部雜錄

鼠璞唐元宗愛鄭度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度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紫微詩話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儒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春明夢餘錄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者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院科道部漕官於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爲美譚後久剋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貢生年老邁與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繆

無能爲諸生光於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傳率以貲不復問所能蓋冗蠹甚矣

日知錄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官俱以資格授疆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准會試中式舉人考授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錫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挑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鵠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才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六十二卷廣文部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

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僕逮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模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脩自薦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遺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草莽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肯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著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職貢之士爲之問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辟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大濫其待之也太卑而

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敘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
梁武帝所謂驅迫廉偽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
反此一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六十三卷目錄

司獄部彙考

後漢 總一則

晉 總一則

宋 總一則

北齊 總一則

唐 總一則

宋 孝宗乾道一則 寧宗慶元一則 嘉定一則

金 總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仁宗皇慶一則

明 總一則 太祖洪武一則 英宗正統一則

皇清 順治二則 康熙二則

司獄部名臣列傳

漢

于公

元

陳學禮

明

孫一謙

蘇夢陽

司獄部紀事

司獄部雜錄

司倉部彙考

周 總一則

晉 總一則

北齊 總一則

隋 總一則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宋 總一則 孝宗乾道一則

金 總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五則 宣宗宣德一則 英宗正統三則 孝宗弘治二則 世宗嘉靖一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四則

皇清 康熙二則

司倉部紀事

司倉部雜錄

司庫部彙考

金 總一則 世宗大定一則 宣宗興定一則

元 總一則 世祖至元一則 文宗天曆一則

明 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一則 英宗正統二則 康熙二則

皇清 順治一則 康熙二則

司庫部名臣列傳

金

高竑

司庫部紀事

司庫部雜錄

官常典第六百六十三卷

司獄部彙考

後漢

後漢制置諸縣案獄仁恕二人

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諸縣有案獄仁恕二人

晉

晉制縣置獄小史獄門亭長等員

按晉書職官志云云

宋

宋制建康置獄丞

按宋書百官志縣以五官為廷掾後則無復丞唯建康有獄丞

北齊

北齊制州置屬官有刑獄參軍事

按隋書百官志云云

唐

唐制設大都督府置典獄人數以府州上中下為差及縣置典獄門事

按唐書百官志注三都大都督府有典獄十八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典獄以防守四繫問事以行罰中府上州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人下府中州典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下州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十六人自三都以下皆有執刀十五人凡縣有典獄門事

宋

孝宗乾道六年定知錄依司理以獄事為重不兼他職之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職官志乾道六年汪大猷言知錄依司理例以獄事爲重不兼他職從之

寧宗慶元五年令司理間歲舉獄官一員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職官志慶元五年臣僚言司理獄事煩重宜優其舉主照提刑司合舉主三員以上許間歲舉獄官一員

嘉定 年中明年滿六十不許爲獄官之令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職官志嘉定中申明年滿六十不許爲獄官之令仍不許恩科人注授

金制諸京留守司諸節鎮及諸司獄各置司獄一員

按金史百官志諸京留守司司獄一員諸節鎮司獄一員正八品諸司獄司獄一員正九品提控獄囚

注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防守獄囚門禁

啓閉之事獄子防守罪囚者

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定置諸路總管府屬司獄司司獄一員丞一員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百官志云云

仁宗皇慶元年以司獄南北兩司異禁令分置一司於南城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百官志司獄司凡三秩正八品司獄一員獄丞一員獄典一員掌囚繫獄具之事一置於大都路一置於北城兵馬司通領南城兵馬司獄事皇慶元年以兩司異禁遂分置一司於南城

明

明制內外衙門各置司獄官一員

按續文獻通考明在內順天府在外各布政司按察司各都司各府俱設司獄司司獄官一員從九品

太祖洪武六年定諸府設司獄司司獄一員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英宗正統五年令南北直隸司獄官九年赴部通考

按明會典正統五年奏准南北直隸司獄官三年赴巡按御史考覈定與稱職不稱職考語連牌冊發有司收候年終類繳九年赴部通考

景帝景泰元年令南北直隸司獄官各赴本部聽考

按明會典景泰元年奏准南北直隸司獄官三年六年考滿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赴吏部

皇清

順治 年

大清會典國初設順天府所屬衙門司獄司司獄一員

順治十四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四年置奉天府所屬衙門司獄司司獄一員

康熙七年

大清會典康熙七年定在外直省各承宣布政使司

所屬衙門司獄司司獄一員

初各省俱設今止

各提刑按察使司所屬衙門司獄司司獄一員

江南湖廣各二員浙江江西山東河南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一員他省無

各府

所屬衙門司獄司司獄一員

康熙九年

大清會典國初各官品級滿漢間有不同康熙九年改歸畫一從九品司獄司司獄

司獄部名臣列傳

漢

于公

按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奈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執郡中以此大敬重于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元

陳學禮

按吉安府志學禮字季立太和人貧而力學攻醫常懷藥濟人至元中以薦為瑞金縣學教諭陞梅州學正廣州府學教授徒步赴官食憲劉公奇其清苦至則復役地覈隱租大新學校陞贛州司獄贛州獄具酷械牀以石為之學禮易以木夏備漏沐冬給薪炭衣食其饑寒訖官三年無一人病死者獄有粵都人因守不為盜挾去判人事覺坐罪學禮言於部使者得白其寃未幾陞瑞金縣尹訟簡徭輕民以休息時郡守政尚嚴峻屬吏無所容獨重學禮尋以贛州路推官致仕

明

孫一謙

按明外史本傳一謙連江人萬曆間為南京刑部司獄善恤囚故事重囚米日一升多為獄卒盜去及散飯時又強弱不均有終朝不得食者其輕繫者初入獄必驅之濕穢地索錢既足始與善地一謙知之嚴為禁革手創一秤秤米計飯自持秤按籍分給時時視囚衣敝則為浣濯補緝察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無不人人感泣而獄卒無敢漁一錢每郎官視獄問囚有苦欲言乎皆對曰甚幸孫君衣食我尚書陸光祖侍郎王世貞聞之咸加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遷靈山吏目去世貞特賦詩贈之一謙竟不之官舟至鄱陽湖若有名為地主者遂卒

蘇夢賜

按明外史孫一謙傳一謙後二十年又有蘇夢賜聞縣人三十四年亦為南京刑部司獄其郡人董應舉時官南京以一謙事告之夢賜慨然一切效其所為而益嚴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昏夜虐之而已不知也則每室置一鐺令曰有虐囚者同室鳴此不鳴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然異時囚死而無人收葬者率棄之實中恣羣大食之夢賜惻然料因米有羨即白之郎官請為槨以待死者郎官稱善共白於署部都御史丁賓賓大喜從之益發末穢諸物令夢賜給散諸囚已而秩滿遷東樂民守禦所吏目賓太息曰吾署刑曹祇見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徙於是特獎夢賜而資遣之甚厚郎中沈琬嘗指獄戶曰此固生地獄也自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其為士大夫嘉歎如此

司獄部紀事

能書錄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因名其書曰隸書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族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公孫弘傳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丙吉傳丙吉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縣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京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從令保養曾孫置間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柝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殘不全者數為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
太平御覽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小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
路溫舒傳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

之

尹翁歸傳翁歸徙杜陵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習小杜律太守恣恠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虞翻傳謝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多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謂曰升卿

范滂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早陶滂曰卑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

魏志臧霸傳霸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

避暑錄話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唯菜與肉有不測則微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雷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于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一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

東皐雜錄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

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其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果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

司獄部雜錄

野客叢談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死有餘責嘔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求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長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端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棄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况今日乎

泊宅編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傳祭皋陶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皋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司倉部彙考

周

周制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倉人掌粟入之藏又設司祿而皆統於地官

按周禮地官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訂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爲登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爲儲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爲藏米以倉爲藏穀故廩人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自穀而春搗以爲米則米之爲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畧哉是以廩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之屬焉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訂易氏曰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九穀之數專掌于司祿今復見于廩人何也賈氏謂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爲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粟盛之委焉非米而何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而已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詒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訂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

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開闢斂散其於豐也不爲妄費以盡其國其於凶也不爲過取以害民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訂賈氏曰萬民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上謂大豐年中謂常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以中年是其常法 鄭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訂鄭鑄曰梁惠王移民就粟孟子議之何耶蓋周官之民有田以耕其饑偶出於天時之水旱而已

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凶歲則移民是爲無政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訂王昭禹曰治者量遠近爲之節 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訂鄭康成曰接讀爲壹振再祭之振振以授春人春之 易氏曰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其衆

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數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於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

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春人接之則春穀而爲米饌人接之則炊米而爲食然後

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爲敬至矣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訂項氏曰倉人掌藏粟者掌粟人之藏

訂鄭康成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 賈氏曰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也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訂鄭鑄曰邦之用穀也有匪頒賜稍食之殊則其精粗亦異故宜辨其色焉

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訂王氏曰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

易氏曰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

餘法用止此者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取之不以爲虐頒之乃所以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訂黃氏曰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共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糧飲漿醴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訂劉迎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誤爲爵祿矣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祿同列耶 易氏曰司祿選篇弗可考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